

脉訣刊誤集解序

醫流鮮讀王氏脉經而偏熟于脉訣訣蓋庸下人所撰其疏謬也奚怪哉戴同父儒者也而究心於醫書刊脉訣之誤又集古鑒經及諸家說爲之解予謂此兒童之謠俚俗之語何足以辱通人點竄之筆况解書爲其高深玄奧不得不借易曉之辭以明難明之義也今歌訣淺近夫人能知之而反援引高深玄奧者爲證則是以所難明解所易曉得無類奏九韶三夏之音以聰折楊皇花之耳乎同父曰此歌誠淺近然醫流僅知習此而已竊慮因其書之誤而遂以誤人也行而見迷途之人其能已於一呼哉予察同父之言蓋仁人之用心如是

而著書其可也臨川吳澄序

愚久見此序而未見其書歲乙巳秋得之於金陵郝
安常伯卽借而傳抄之慨予光陰有限故不及全而
節其要云朱升題

脉訣刊誤序

昔朱文公跋郭長陽醫書謂俗間所傳脉訣辭最鄙淺
非叔和本書殊不知叔和所輯者脉經也當叔和時未
有歌括此蓋後人特假其名以取重于世耳撫爲韻語
取便講習故人皆知口熟脉訣以爲能而不復究其經
之爲理也元季同父戴君深以爲病因集諸書之論正
于歌括之下名曰脉訣刊誤鄉先正風林朱先生爲節
抄之予始聞是書于歙之舊家彼視爲秘典不輕以示
人予備重賞不遠數百里往拜其門手錄以歸然而傳
寫既久未免脫誤予于是補其缺而正其訛又取諸家
脉書要語及予所撰矯世惑脉論附錄于後以擴刊誤

未盡之旨誠珍家之至要也將欲秘之以爲已有則有
辜作者之盛心欲梓之以廣其傳則又乏貲以供所費
藏之巾笥蓋亦有年吾徒許忠因質之休寧師魯程先
生先生轉語其姻郇吳君子用刻之以惠久遠且使是
書不至于湮沒也自今而後學者得見是書而用其心
則歌括之謬一覽可見矣噫使天下後世舉得以由乎
正道而不惑于曲學未必不由是書之刻也吳君之心
之德何其盛歟視彼建琳宮塑佛像費用于無益者其
相去殆萬萬矣是知吳君之心卽仁者之心也傳曰仁
者壽又曰仁者必有後豈欺我哉必有驗於茲矣

嘉靖癸未春三月下浣祁門朴墅汪機題

新刻脈訣刊誤序

昔朱子之論脈訣也曰詞最淺鄙非叔和本書明甚又曰世之高醫以其廣也遂委弃而羞言之予非精於道者不能有以正也以俟明者而折中焉朱子於此有隱詞矣其議之也不過曰詞最淺鄙且曰俟明者而折中則不以世醫之委弃爲然可知也夫朱子之不能忽然於脈訣者蓋有以見夫作者之苦心乃故作此淺鄙之詞不欲用脈經之深隱使末學終無所問津焉耳至其詞有異於脈經則又非無義而不足爲大病何也脈經且未嘗盡合於古矣豈惟脈經卽難經言四時脈狀且與素問大異矣後人雖疑而辨之卒不似排抵脈訣直

至欲取而焚之者徒以脈訣文詞淺鄙易生輕侮耳而孰知作者苦心正在是哉其私心之所得臨證之所見確有異於古之所云遂毅然惻然爲後人告也豈獨滑亦有寒脾亦候只爲義本先民耶夫固不免偏駁矣然自詆之太過而瀕湖李氏脈學遂蹶起而行於世而脈法且因之而愈微昔人謂脈訣行而脈經隱吾更慨脈學行而脈法壞也其書極簡最便駑駘而託本於脈經則名高使明哲亦奉之而不以爲陋夷考其詞究於脈理何所發明能盡合脈經之旨耶人之便之者徒以其較脈訣更簡而已矣豈真有以見夫脈訣之非而欲由脈學而上溯脈經耶余已刻脈經復慮其詞隱奧不便

俗學也因取俗行張注脈訣視之則注詞淺陋毫無所
發旋見石山醫按中有戴氏脈訣刊誤或釋或辨委曲
詳盡誠可寶貴雖其所辨不無過詞要亦執古太嚴而
於大義則無不賅洽矣亟付剞劂爲脈經之羽翼焉夫
脈訣上較脈經已爲簡矣不謂其後乃有李氏脈學更
簡於脈訣使天下靡然從之竝脈訣亦擯弃而無過問
者猶之講傷寒者其始猶知傷寒百問至今日則但取
陳脩園時方妙用附錄之區區數版而已夫天下事日
趨于簡便人心日趨于儉薄義理日趨于暗昧典型日
趨于紊亂而其禍竟蔓延而至於醫也是書也果得風
行海內習醫者果恍然于脈理有如是之精且詳而恥

以李學自汨也則醫中少一屠創生民不止少一天枉
矣戴氏之功視叔和何如哉光緒辛卯夏五周學海記

脈訣刊誤集解卷上

龍興路儒學教授戴起宗同父 學

翰林侍講學士休寧朱升允升節抄

祁門朴墅汪機省之補訂

六朝高陽生剽竊晉太醫令王叔和撮其切要撰爲
脈訣蔡西山辨之詳矣世相因人相授咸曰王叔和
脈訣旣不能正其名又不能辨其非訛承惑固是以
罔覺今刊其誤題曰脈訣不以王叔和加其首者先
正其名也竊取靈素內經秦越人張仲景華佗王叔
和及歷代名醫之書以證又述諸家所解集長辨短
知我者其惟脈訣乎罪我者其惟脈訣乎

診候入式歌

左心小腸肝膽腎右肺大腸脾胃

命腎

十二經動脈循環無端始於手太陰終於足厥陰一
晝夜五十周朝于寸口會于平旦內經診以平旦難
經獨取寸口寸口者即手太陰之經渠穴也上古診
法有三其一各於十二經動脈見處分爲三部天地
人以候各臟腑其二以寸口與人迎參之以驗陰陽
四時之大小以決其病其三獨取寸口以內外分臟
腑以高下定身形斯王叔和之所取以爲寸口藏府
之位脈訣述之有差脈經兩尺並屬腎與膀胱今脈
訣以命門列右尺通真子注又以三焦爲命門合並

屬右尺是不可以不辯十八難曰手心主少陽火生足太陰陽明土土主中宮故在中部也亦未嘗言手心主少陽火在何部也二十五難曰心主與三焦爲表裏靈樞銅人並同又未嘗以三焦合命門也且持脈有道因動脈而有別假使以右腎爲命門之藏外無經絡其動脈何在且命門之說始於扁鵲亦不分男女左右考之內經腎未嘗分爲兩藏未嘗有命門也惟銅人有命門穴在十四椎下靈樞言兩目爲命門旣無動脈何以爲診又非正藏何以列部腎有兩枚均爲腎尺內以候腎同列左右尺斯黃岐之正論習醫者不本內經而信末世昧理之謬論安能悟其

非而造其妙三因方以右腎居右尺中屬手厥陰經
與三焦手少陽經合則又差之甚矣心主非右腎也
手厥陰雖與三焦經合其起于心中出屬心包絡終
於手小指次指其經不行尺部之下也何以列在右
尺黎氏曰扁鵲以心主與三焦爲表裏而脈訣以命
門與三焦爲表裏者以腎爲精之舍三焦爲精之府
也命門雖係一藏外別無經與腎俱屬足少陰經與
足太陽膀胱相爲表裏以此推之三焦之氣與命門
通而三焦之經不與命門合也扁鵲之論爲正然則
寸口之部位以何爲正也脈要精微論曰尺內兩傍
則季脇也尺內以候腎尺外以候腹中附上左外以

候肝內以候鬲右外以候胃內以候脾上附上右外以候肺內以候胃中左外以候心內以候膻中前以候前後以候後上竟上者胸喉中事也下竟下者少腹腰股膝脛足中事也此寸口部之定位也或曰必以動脈爲診則手厥陰少陽二經當列何部也曰經云手少陰獨無腧乎其外經病而臟不病也故治痛者治包絡之經無犯其經則手厥陰同手少陰經部診也手少陽爲三焦則各分于上中下部以診也則十二經動脈皆可診于寸口矣潔古以地道自古逆行言脈三部自手少陰君火心始逆而至厥陰風木肝逆而至太陽寒水外應十一月內應於左尺腎與

勝胱接右手肺應九月居右寸逆至太陰土爲脾應
右關又逆至手厥陰與三焦以愚考之此乃地六氣
之步位故歲首于春初之氣亦始厥陰風木君火不
任令退居二氣而少陽相火當夏爲三之氣四氣太
陰五氣陽明六氣太陽乃取地之六氣依四時而至
難以言寸口三部之位且六節氣位乃地理之應也
經曰顯明之右君火之位君火之右退行一步相火
治之復行一步土氣治之雖始以君火亦順次而行
未嘗逆楊仁齋以右尺其經手厥陰其藏心包絡其
府三焦其名命脈決非右腎之命門以愚考之十二
經脈自古立名今不悟脈歌非王叔和之本經又

立命脈以扶合之且本于內經尺內以候腎元不曾分左右是合左右之尺皆以候腎亦無所謂命脈矣仁齋直指於醫方發明甚高惜乎于此未明

女人反此背看之

男女脈形有異同

尺脈

位

第三同斷

腎

病

歌首二句只言部位未論脈女人反此背看云者原其惑于男左腎右命門女左命門右腎故言反此又斷之曰尺脈第三同斷病則反此背看者只論尺脈耳○男女有異同者脈形爾如男脈關上盛女脈關下盛男左大右小爲順女右大左小爲順男女脈位卽無異同也以十二經脈所行之終始五藏之定位成形則一也惟莖戶及胞門子戶精血之不同爾安

可言脈位女人與男子反而背看乎脈訣之誤因于
腎與命門有男女之別不知腎有兩其左爲腎右爲
命門難經雖有左右之別亦無男女左右之分其實
皆腎藏非命門也至褚氏遺書則又以女人心肺自
尺始倒裝五藏則謬又甚焉或曰南政北政三陰司
天在泉而尺寸亦或易位褚氏之論或原此乎曰不
然也司天在泉以天之六步爲客脈也故隨南北政
以分尺寸之不應耳其地之六步爲主脈卽隨候以
見而不移也心肺在上肝腎在下脾脈在中自三才
分而爲人亘古今何嘗異○無求子曰所謂反者男
子尺脈常弱今反盛女子尺脈常盛今反弱故謂之